

# 从吕译《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看诗歌翻译

杨 梅,王 庆,杨 敏

(四川理工学院 外语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的诗作《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堪称西方的“葬花词”。这首优雅感伤的民谣由于其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颇受国人喜爱。但译诗之难,众所周知。细究吕志鲁先生的译诗,从具体而微的角度探讨诗歌翻译的方法。忠实是诗歌翻译的根本原则,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外在的忠实:形式上的因袭,意即无韵或押韵的长短句;二是内在的忠实:理解无误,用字准确,意境相同。在不可能绝对忠实的情况下,根据尽量近似的原则,以诗译诗不失为诗歌翻译的良方。

**关键词:**《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诗歌翻译;忠实原则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1)04-0128-04

## 一、吕译《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红楼梦》中一曲《葬花词》凄婉缠绵,迷离意深。19世纪爱尔兰杰出诗人和歌唱家、《爱尔兰歌曲集》的作者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 1779-1852),一曲《夏日最后一朵玫瑰》(The last rose of summer)同样哀婉清幽,堪称西方的“葬花词”。其题材,写作手法,营造的意象意境和传达的人生哲理与中国古诗词异曲同工,颇能引起国人的共鸣,成为最受国人喜欢的诗歌之一。以下是吕志鲁先生的译文<sup>[1]</sup>。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Tis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Left blooming alone; 独自盛开的一个花魂;

All her lovely companions 娇艳的姊妹全都枯萎,  
Are faded and gone; 魅力的同伴尽皆凋零;

No flower of her kindred, 没有花朵相亲,

No rose-bud is nigh, 更无蓓蕾贴近;

To reflect back her blushes, 哪有红颜把她的红颜反照,

Or give sigh for sigh. 何来叹息把她的叹息呼应!

I'll not leave thee, thou lone one! 我不忍离你而去,

To pine on the stem; 你这孤独的精灵;  
Since the lovely are sleeping, 百花都已进入梦境,  
Go, sleep thou with them. 你却还在枝头独自伤心;  
Thus kindly I scatter 我怀着浓浓的柔情,  
Thy leaves o'er the bed 把你在花圃的落叶扫除干净;  
Where thy mates of the garden 在这里园中伙伴落  
入尘土,

Lie scentless and dead. 在这里群芳已经香消玉损。

Soon may I follow, 等到情意的花朵化为灰尘,

When friendships decay, 我就随后把你紧跟;

And from Love's shining circle 爱的光环耀眼,

The gems drop away. 只是花草一春;

When true hearts lie withered, 当知音告别尘世,

And fond ones are flown, 当真爱已作古人;

O! who would inhabit 呵! 谁还会苟活人世,

This bleak world alone? 去无尽地饱尝孤独、冷清。

从标题可以得知,这是一首悲春伤秋的咏物诗,托物寓志,借景抒情。标题即点出该诗的中心意象:玫瑰。时值夏尽秋至,北欧最美好的季节即将过去,“最后一朵玫瑰”以一种极鲜锐的感发力量引出的“秋声”触动

收稿日期:2011-02-28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0SA128);四川理工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2009xjky009)

作者简介:杨梅(1964-),女,四川自贡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及应用语言学。

网络出版时间:2011-6-24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10624.1112.012.html>

人心,风物并不萧索,但繁华已见衰败。玫瑰的美质与生命的哀歌浑然一体,尽展颓靡无力的愁苦和悲慨的沧桑。这首诗不仅塑造出一幅真实的自然画卷,更是一幅“读罢愁生难挥去,顿见伊人立眼前”的艺术画面。由花及人,人花难分,承接妙合,美仑美奂。对大自然景物的诗意赞美,对人生如寄的哲理感悟,对离愁别绪的情感抒发,“一唱三叹”缠绵悱恻的美学效果,此类种种使得该诗的意境美让人把玩不已。

## 二、译诗之难

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则是难中之难。众所周知,诗歌翻译过程比较复杂,是从一种语言(原诗)的表层结构(语言形式)开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探明深层结构(意境神韵),再从深层结构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译诗)的表层结构。纵观我国翻译史可以看出,从最初的“重质朴,轻文采”,“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信、达、雅”,以及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换言之,我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诗歌翻译的目的不仅要传达意思,原诗的美也要译过来,这就要考虑译文的明白晓畅和旖旎动人了。徐志摩曾形象地描述了译诗之难:“翻译虽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sup>[2]</sup>。因此诗歌翻译在诗的语言上用的功夫就很多,费时费事,以保持原诗的“形美,音美,意美”。

## 三、译诗外在的忠实

译诗的忠实当然不是指拙劣的字字对译,绝对的忠实也只是一种梦想。忠实是指以彻底理解原诗字词与意境为基础,形式上尽量近似原诗,同时在目的语中尽力寻觅意义、功能几乎相等的字词,幻化出如原诗般盎然而生的意境,激发出本国读者内心相似的情致。因此,译诗于外是形式上的忠实,于内是神韵上的忠实。

黄果忻先生的兼顾顿数、字数和韵式的“三兼顾”译诗法,使译诗诗行顿数与原作诗行的音步数相应或相等的同时,还使其字数与原作诗行中的音节数相应或相等,尽量在音节数、节奏、韵式三方面追步原诗<sup>[3]</sup>。在《英语爱情名诗选译》一书的序言中,吕志鲁先生明言反对把英诗中的“foot”(音步),“syllable”(音节)与汉诗

中的“顿”、“字”看作相对应的“形”。他认为英诗中的“音步”与汉诗中的“顿”有着本质的差别。其中重要一点是音步显示节奏的读音,而顿则是表意单位。音步只能是达到“形似”的一种参考<sup>[4]</sup>。因此,在吕译中,很明显没有死扣诸如“以十二个汉字构成的五顿译诗中往往由十音节构成的五音步,以十个汉字构成的四顿译英诗中往往由八音节构成的四音步”<sup>[5]</sup>等等。

如果说英诗的根本是以轻重音节交替来体现的节奏,那么汉诗的根本则是音韵。现代汉语的译诗往往用押韵来弥补原诗节奏的不完全表达。对照原诗与译诗不难发现,后者并不像英文原诗那么简洁明快,音韵优美。原诗第一节韵脚很密,abcdece,共三组韵脚,吕译只有两组,零/应,亲/近。本文作者改译后仍保留了三组韵脚:瑰/对,萎/配/陪,颜/叹。对第二节原有的两组韵脚,吕译通押ing韵,改译后仍保持两组韵脚。原诗和吕译第三节都只有一组韵脚,若机械地保存原来的形式,则有可能丧失音韵之美,因此为了增加译诗的韵味,改译时增添了一组韵脚,毕竟,巧妙和谐的韵脚是汉诗的灵魂。

汉语传统诗词的形式丰富,有古体诗,近体诗,还有词和散曲,另外还有形式不受限制的现代诗。近体诗以其平仄和韵脚取得优美的节奏效果,它是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诗体形式,但如用近体诗的形式来译英诗,不足之处太多。为了平仄,凑韵以及必须在有限的字数内表达,而不得不窜改原诗意思;英诗有着众多的押韵方式,严格处类似词曲牌,随意处如古体和现代诗。如果无论是无韵诗,还是英雄双韵体完全用近体诗形式和习惯来押韵,原诗表面的音容笑貌消失无踪,根本无法体现原诗的特点。用近体诗译英诗,归化太过。由于英诗诗句多长短不齐,如用押韵的长短句形式来译诗,则不失为一个良方。

## 四、译诗内在的忠实

张传彪先生在谈及译诗时也说:“诗所以为诗的关键不在句行字数的一一对应,而在诗意、诗味、诗魂”<sup>[6]</sup>。在以诗译诗已成定论的情况下,理解无误是译诗的前提,在完全迎合读者固有的审美情趣,文化心理习惯的前提下,把原作的内在精神传达给读者,在读者心中唤起同情共感。

细读原诗,觉得吕译在内容上同原诗有较多的出入,以第二节尤甚。首先是颠调遗漏诗句,原诗第二句已是译诗的第四句,而原诗第四句没有译出。其次偏向于意译,增添了原诗中所没有的字词,如:精灵,浓浓

的。再次,是对原诗理解有误。在第一节中有“All her lovely companions”的句子,从紧随其后的诗句可以得知,这是指“同样娇艳的玫瑰”,因此,在第二节中,“the lovely”应是该句的简称,也是指玫瑰,而不是百花。“scatter”吕译为“扫除干净”,让人大惑不解。从全诗贯穿的诗意看,原诗作者低吟浅唱的是人世的离合悲欢,是对爱侣亲朋的不舍。他借物抒情,以最后一朵玫瑰自喻,恨不得追随同伴而去。在此,“scatter”只能是“散放”。第一,三节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看改译可知,不再详述。

在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诗人表达自我感情时往往采用了一种间接迂回的方式即使用意象。意象着上了诗人心灵的印迹,是诗人情绪的曲折反映,情绪和意象之间产生了微妙转化关系:化抽象为具象,化虚为实,将自己的情绪寄托在客观的形象上,以客观暗示主观,寻求主客之间的融合,从而诗意简洁丰富,意蕴无限。因此意象是意境之载体。第三节中,有这样的诗句:“And from Love's shining circle, The gems drop away.” 摩尔用“宝石已经掉落的婚戒”这一意象来对应前句“友谊已逝的尘世”。镶嵌宝石的婚戒象征着爱情与婚姻的完美结合。没有了宝石的婚戒正如失去了爱情的婚姻,徒具其形。当爱情友谊这些如宝石般珍贵的东西已然逝去,那活在一潭死水中还有什么意义!这一意象强化并渗透着诗人绝望的情绪:爱已逝,情难留,纵然风姿如初,可是身单影只,存活日难,不如同爱侣亲朋一道随风归去。可吕译为“爱的光环耀眼,只是花草一春。”宝石和婚戒的意象踪迹全无。这句译诗只表明了爱的短促,内涵和原诗颇有差异。

意境的忠实再现是译诗最难的一处,只是押韵并不等于就是诗歌。当代诗人韩作荣认为:“诗从本质上讲只是一种感受,诗在诗意中体现出来。而诗意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现象,主要是属于感情的范畴”<sup>[7]</sup>。因此,诗贵意境。好的诗歌情景交融,物我不分,可以让人获得一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发和联想。诗的妙处不在于你写的是什么,而在于你是怎么去写的,不在于你说什么,而在于你是怎样去说的。因此,译诗也要同原诗一样精于炼字,含蓄寄意,简洁传神,才能达到“意美”的境界。否则,翻译出来的作品顶多是押韵的散文。吕译读起来略显冗长拖沓,冗字,人意的拗口和断韵现象几乎随处可见,多次吟诵则有点无味。如:“to reflect back her blushes, Or give sigh for sigh.” 吕译为“哪有红颜把她的红颜反照,何来叹息把她的叹息呼

应!”改译为“何来映衬她的红颜,何来回应她的轻叹”。以神驭形的汉语是意境语言,偏重暗示,含蓄,写意性,驰骋想象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出发点是对核心词汇的感悟。诗所具备的特殊的神采,是由词汇的生命和生气所创造的,那些不那么直白而寓意深刻的文字必能唤起国人最隐秘的心声。如:“When true hearts lie withered, And fond ones are flown,”吕译为“当知音告别尘世,当真爱已作古人”;改译为:“当真心凋零,挚爱飞离”;不仅在字面上(“withered”对应“凋零”;“flown”对应“飞离”)同原诗更贴近,而且更为形象。除去情感上的感动外,还有一种足以触发人思致的启迪,使人想到对一切不可人为把握,也不可挽回的事物的徒劳感伤。这也正是该诗所要表现的内在精神之一。

### 五、重译该诗

综上所述,本文作者秉承忠实的精神,形式上因袭,内容上无误,文字上精炼,意境上相同,用汉诗的表现手法重译了摩尔的诗作。其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绽放无相对;  
所有动人的同伴  
都已残落枯萎;  
没有玫瑰相配,  
更无蓓蕾近陪,  
何来映衬她的红颜,  
何来回应她的轻叹。

我不会离开孤独的你!  
让你枝上独憔悴;  
既然动人的同伴都已长眠,  
去吧!你也紧随其间。  
为此,我好心地散放  
你的丽叶在花圃。  
花园的同伴已在这  
香消魂无。

不久我会随你而去,  
当友谊渐逝,  
如灿烂的婚戒上  
宝石尽失。  
当真心凋零,  
挚爱飞离,

啊!谁还愿留在  
这荒冷的世上独自凄清?

## 六、结论

韩作荣说“诗只存在于语言的背后,在词语的缝隙间以不可视与不可言说的状态隐含着”<sup>[8]</sup>。因此,诗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译的,换句话说,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但生吞活剥更是不可取。因此,在各方面近似原诗,同时以汉诗的表现形式体现形合意合的成熟度,不失为一良方。精致的风韵,绝美的情调,把蕴含于诗中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思致触动读者,从而让读者领略到外国文化的精髓。

## 参考文献:

- [1] 吕志鲁.英语爱情名诗选译[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298.
- [2] 海岸.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46.
- [3] 王宝童.也谈诗歌翻译[J].中国翻译,2005,(1):36-39.
- [4] 吕志鲁.英语爱情名诗选译[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3.
- [5] 黄果妍.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02.
- [6] 张传彪.诗,必须用“心”译[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4):11.
- [7] 韩作荣.诗的魅惑[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32.
- [8] 韩作荣.诗的魅惑[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20.

责任编辑:梁雁

## Faithfulness Within and Without on Verse Translation Based on Mr. LV Zhilu's Version of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YANG Mei, WANG Qing, YANG 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Abstract:**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by the Irish poet Thomas Moore is well-known as the western *Taiyu Predicting Her Own Death*. The graceful and sentimental ballad caters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taste and gains popularity. It is common sense that verse translation is difficult. A study of Lv Zhilu's translation unveils the method of verse translation in great depth. Faithfulness, the basis of verse translation, is the mime of poetic form in blank verse or rhymed lines without, and accurate comprehension, exact phrase, similar artistic conception within. On the vicinity principle, "Translating verse as verse" is an effective prescription for verse translation on the premise that complete faith is never possible.

**Key words:**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verse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 without, faithfulness within